



# 一根水做的绳子

鬼子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 松花江



I247.5/746+1

2007

# 一根水做的绳子 鬼子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根水做的绳子/鬼子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8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205 - 8

I. 一… II. 鬼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7847 号

责任编辑: 王 干      装帧设计: 何 婷  
责任校对: 刘光然      责任印制: 张文芳

一根水做的绳子

Yi Gen Shui Zuo De Sheng Zi

鬼 子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     邮编: 100705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    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2 千字    开本 680 × 960 毫米    1/16    印张 17    插页 3

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35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205 - 8

定价 26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# 1

阿香的命从小就苦。

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而且是在同一天的黄昏里走的，他们一走，家里就黑了下来，留下的阿香和她的弟弟，就像两只嘴角还在泛黄的小鸟，随时都会在高高的树丫上重重地摔下来，而且摔得半死。好在那时有村里看护着。对村里来说，那是不得已的，也是天经地义的，那样的苦差，得一直拉扯到阿香十六岁的时候，到了那时，才是阿香自己的事情。

可阿香不到十六岁就和李貌出事了。

出事的原因，是她的作业本没有了。

阿香的作业本，都是她自己买白纸回来用割草的镰刀割成的。那时候的白纸很便宜，五分钱一张，六分七分的也有，那是好一点的。阿香买的当然是五分的，她总会往心里对自己说，你的命就是那种五分的，能写就行。那时的鸡蛋，也是四分五分六分一个的。每个学期，阿香都要为纸和笔，卖走好些鸡蛋。吃鸡蛋的，当然都是那些学校的老师。阿香的作业本快写完的时候，总会听到老师的提醒，说明天你拿两个鸡蛋来吧，小的就拿三个。

但阿香家的鸡蛋没有了。

阿香家的那只老母鸡被人给偷了！

她弟弟说，肯定是邻居的那个矮脚婆偷去的。老母鸡没有回家的那天夜里，他闻到一股老母鸡被煮熟的香味，从矮脚婆家的房檐下一缕一缕地往外飘，一直飘到他的床头上。他说那是他的老母鸡回来找他的，让他去救它，可惜他没有起来。因为夜已经太深太深了。他说他是很想起来的，他想把正在啃着老母鸡的矮脚婆一把揪住，把她高高地提到空中，让她四脚胡乱地在空中扒画着怎么也找不着地。可他怎么也起不来。他因此有点恨自己，恨自己没能把姐姐的作业本给救回来。

阿香为此伤心了两个夜晚。

但阿香没有急着去找老师，她想在学校里多呆一天两天，她把那最后的两页，写得细细的，密密麻麻的，像一窝怎么也找不到出路的小蚂蚁。老师以为是她家的老母鸡还没有下蛋，就没有吭声，只是睁大着眼睛，吃力地对付着。那些小蚂蚁爬到最后一页的尽头时，阿香的作业还有一半没有做完，她因此没有交上去，她只是看着那本写完了的作业本，禁不住悄悄地掉了几滴眼泪，等到放学了，同学们都回去了，她才孤苦伶仃地找老师去了。

## 2

那老师就是李貌。

那是在李貌的宿舍里。

李貌的宿舍也是李貌的办公室，办公桌就靠在他的床头边。李貌当时坐在床边的那一头，蚊帐就垂在他的肩头上。阿香站在办公桌的前边。他让她坐在她身后的椅子上，她摇摇头，她不坐，她一进来就靠着桌边站着，然后就告诉李貌老师，说他们家的鸡蛋没有了，而且连下蛋的老母鸡也没有了。最后说，明



天……她不来了，以后……也不来了……

作业本都没有了还来干什么呢？

她的话都是在心里压缩过的，但还是说得有些伤心。她一直地低着头，说完之后，她想李老师会有话要对她说的，等他说完了她再回家去，然后就算是跟学校永别了，跟李老师，也永别了。

可她等了好久，就是没有听到李老师的回话。她忍不住抬起了头来，想看看李老师在干什么。她看到李老师目光直直地在看着她，她不知道那样的目光是什么目光，赶忙把头低了回去。他为什么只看着她不说话呢？她不知道。她想，他会有话对她说的。她也希望得到他的一两句话放在心上，留着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地暖心。老师的话总是让人心暖的。

她等着那样的话。

但她最后等来的，却是李貌的一只手。

那只手先是在桌面上敲击了几下，敲得轻轻的。显然，李貌的心里那时有些乱，有些拿不定主意，敲桌子有点像是在敲鼓，在给自己助威。敲着敲着，他的手就大胆地朝阿香走过去了。他的手忽然在阿香的头发上轻轻地弹了一弹，像是在替她弹掉了头发上的什么脏物一样。阿香的心微微一紧，仿佛有股细细的风，随着被弹动的头发，尖锐地钻进了她的身子里，让她有股说不出的感觉，但她稳住了，她不让自己动弹。李貌的手，便顺势在阿香的头发上摸了摸，看见阿香没有反感，便顺势一抓，把阿香的头发抓在了手心里，然后慢慢地就往他的面前捋了过来。

“你的头发……真好！”

他一边捋着她的头发，一边在嘴里说道。

阿香想，这跟我的作业本，跟我家的老母鸡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但她不知如何给他回答。

“你的头发……怎么这么好呢？”



李貌的心思好像粘在了她的头发上。

阿香知道她的头发长得好，长长的，又柔又顺，水一样在身后往下流着，一直流到腰下，从后边看，那头发好像还在不停地往下流，只是不知流到哪里去了。从别人的面前走过时，阿香总是喜欢甩一甩，甩得身后的那些目光也跟着一晃一晃的，真想上去摸一摸，看看她那头发怎么就长得那么好！

但她很少让别人摸过她的头发。

她也没想过李貌李老师有一天会摸她的头发。她觉得他摸得有点突然。可她是她的老师，她不想表示反对，她觉得如果反对了那就可能不是太好了，对老师不好，对她阿香也不好。不就摸一摸吗？摸一摸又怎样呢？何况明天她就不再是他的学生了。她于是抬头傻傻地笑了笑，有一点点想把头发从他的手里拉回来的样子，也仅仅是样子，其实她一点都没有真的要拉。

她让他摸，嘴里顺便说道：

“好多人都说我的头发好。”

“是真的好。怎么这么好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妈说，我的头发生下就好，跟她的一样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妈的头发也好？”

“我妈的头发也是这样长长的，顺顺的，黑黑的。”

阿香说到顺顺的时候，不知怎么就把头发拉了回来，可能是自己也想到要摸一摸。李貌想把她的头发握住，一时却拿不定主意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黑黑的长发流走了，流回了阿香的胸前。

他看了看自己空空的手，忽然问道：

“你真的不想读书了吗？”

“想也没有办法呀，我那老母鸡是回不来了的，我相信我弟弟的鼻子，他什么都能闻得出来。”

“我是说，除了那老母鸡，还有别的办法的。”

“除了等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

“等？……等什么呢？”

“等再养一只母鸡呗。”

“那要等多久呀？”

“等就等呗，我弟弟说，等到了，就该让他读了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你弟弟，我说的是你。你要是还想读书，你想过什么办法吗？”

“想过呀。”

“都想过什么？”

“没想出来。”

李貌的手指就又激动地敲起桌子来了。这一次，他敲得有点暗暗的兴奋，一边敲一边用目光罩住阿香的脸。敲着敲着，他的手突然收在了桌面上，盯着阿香问道：

“要是有了作业本，你会读下去吗？”

这分明是在暗示阿香什么，她敏感地抬起了头来。她看到李貌也在看着她。她马上把头低了回去。她有点不好意思。李貌已经看出了阿香的心思了。他不再问。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又轻轻地敲了起来，一边敲，一边让手指往前走，一直走到阿香的身边。这一次，他不去摸她的头发了，他顺着桌面，把手伸到她的腰靠着桌边，然后直直地探下去。他把桌子的抽屉一拉，拉出两本崭新的作业本来！

作业本上，早就写上了阿香的名字！

阿香的眼睛当即一亮，心也跟着激动了起来，她的手马上就落在了作业本上。那是她的名字头一次写在那样的作业本上。她高兴得都要飘起来了。

李貌的手却一直留在桌边潜伏着。他望着她，嘴里说道：

“下个学期，让你弟弟也一起读书吧，别让他等母鸡了。”

这又是阿香没有想到的。她两眼惊疑地看着李貌，嘴里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。这时，李貌的手从桌边大胆地升了起来，不慌不忙地升到了她的肩头上，然后慢慢地钻进她的长发里。阿



香的目光也跟着李貌的手走着，她看见她的长发，在李貌的手上正慢慢地朝李貌的面前流了过去。但她不动，她看着他抚摸着她的头发。

“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？”

李貌问道。他看着她的眼睛。

阿香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如果只是为了帮她，为了让她有作业本做作业，为了让她的弟弟也一起上学，他用不着这样摸着她的头发的，而且已经摸过了一回了，如今又摸了一回。

她的心慢慢地就乱跳了起来了。

她低下头，盯着手里的作业本。

她想，该怎么给他回话呢？最后，她说道：

“那我回去先跟我爸爸妈妈说一声，好吗？”

李貌的心暗暗地就踢了他一下，踢得他有点心凉，踢得他都松了，她的长发因此流了回去。李貌知道她的爸爸妈妈早就去世了，她怎么告诉他们呢？他们又怎么给她回答呢？李貌愣愣地看着阿香，嘴巴半张着，却不知怎么问话。

### 3

回家的路上，阿香高兴得就像醉酒的小猴。

她不停地摸着李貌摸过的头发，一路上都没有让它回到过身后。就是回到家里，她也一直的让头发挂在胸前，好像他的手一直在头发上放着。煮饭的时候，还不时地看着它；吃饭时候，也时不时地瞅一两眼，弄得自己都觉得有点傻傻的。她曾想在吃饭的时候告诉她的弟弟，又怕他嘴巴关不住，怕他胡乱说了出去。

她只对他说，过两天我们到爸妈的坟地去看一看好吗？弟弟



觉得有点奇怪。他问她去干什么？又不是清明节。她没告诉他去干什么。她只说想去看一看。弟弟说：“想去你就去呗，我不去。”

吃完饭，弟弟把嘴巴一抹，就玩去了。

阿香也想去玩，可一跨出门槛就站住了。

她突然不想再像往夜那样玩去了。

不玩又干什么呢？

她抚摸着胸前的头发，又想起了李貌。

想起李貌落在她头发上的那只手。她似乎感觉着他还在抚摸着她的头发……他的手还在她的头发摸过来摸过去，摸过去又摸过来……她突然伸出了一只手，想把李貌的那只手抓住，但她抓着的只是她自己的头发。她不甘心。她想她得抓住他的手。她于是慢慢地跟着他的手，慢慢地又摸了过去……这一次，她慢慢地就摸着了一只正摸在她头发上的手。她没有把他一把抓住。她不急，像是生怕惊动了它。她轻轻地……轻轻地让自己的手落在那只手上，连碰着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……慢慢地，她终于摸出了味道来了……那种味道实在是真的好，有点酥酥的，又有点痒痒的，酥痒得让人舒服，一直舒服到了心骨里。其实，她那摸着的是自己的另一只手。

她也因此很快就清醒了。

她忽然就明白了，明白自己的心一直还留在李貌的房子里，还留在李貌的手上。她觉得她应该马上回到那里去，回去让他继续那样抚摸着她的头发。她知道，她只要愿意，他肯定还会摸她的头发的，而且会不停地摸下去。

那就回去让他摸吧！

她想，她应该马上去告诉他，说她爸爸妈妈已经答应了。答应不答应，不都是她自己嘴上说出来的吗？她就是真的到了爸爸妈妈的坟前，她也就是对着他们说一说而已，他们真的就能告诉她可不可以吗？



等有了时间再去也是可以的。

但她不想再等到那一天。

她得今天晚上就告诉他，就说他们答应了。如果他要问，你爸你妈他们怎么说？她就告诉他，说她的爸爸妈妈对她说，由你吧，这是你的事，你自己做主吧。她想她的爸爸妈妈真要能跟她说话，他们也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还会说：香儿，他既然真的摸了你，他心里看来还是真的想跟你好的，你年纪虽然还小，但你不能说你年纪小你就不跟他好，你不能这样想。你要想，爸爸妈妈走了之后，丢下你拉着你的弟弟，你已经够苦的了，眼下有人想跟你好，这是老天有眼让人来帮你呢，人家是老师，人家有工资拿，你要是想过好日子，你不抓住他，你怎么过好日子呢？你一定要抓住他！你知道吗？一定要抓住他！

爸爸妈妈会这么说吗？

她想会的。一定会的。尤其是妈妈。

当然，这后边的想法，她不能告诉李貌。她就告诉他我爸爸妈妈答应了，有了答应这两个字，李老师肯定就够高兴的了。他一定也在等着她的这句话。

门槛上的阿香，脑子里滚烫滚烫的，全身的热血好像都要往外涌。她猛地纵身一跳，从房门口跳到了高高的台阶下，然后身子一闪，就摸出了漆黑的村巷。

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。

前往学校的路，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山地。

山地里全都是高过人头的玉米，阿香一点都不怕。

就像一阵风，阿香转眼就出现在了李貌的房门前。

#### 4

阿香到来之前，李貌一直坐在灯下看书，那是一盏用墨水瓶



做成的煤油灯，灯火昏暗，还忽闪忽闪的。李貌的心跟那灯火一样，也是忽闪忽闪的，怎么也看不进去，看进去的字全都一行一行地闪了出来，都被阿香的长发在脑子里给挡住了。那是他终于摸到了手上的长发呀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摸。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刚刚摸完还没有过夜呢，那长发又自己回到了他的手上。

她一进来他就让她坐到了床上。

他就坐在她的面前，坐在那张椅子上。

她一坐下就把自己的头发捞到了胸前，一副很善解人意的样子。李貌自然也不再客气了，他的手一把就伸长了过去，直直伸进了她的长发里，然后满满地抓在手中。阿香的手自然也没有闲着。她不是想过要抓住他的手，要好好地感觉感觉他那手的滋味吗？他的手现在就在她的胸前，她一抓就把他的手给抓住了。

他的手却是热乎乎的。

她突然觉得，那味道与她把自己的手当作他的手时，一点都不一样，两种味道她都觉得好，不同的只是，眼下的这一种更实在一些，一个是热在心里，一个是热在手上。但他手上的那种热，也一下就热到她的心里去了，热得她心里顿时有点痒痒的，仿佛突然一下就生出了许多细细的绒毛，她的心胡乱地跳了起来。她知道他不会只摸她的头发的，这一点她在路上就已经想到。

但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？

他的手果然很快就离开了她的头发。

他也抓住了她的手。他们的手，先是相互地摸了摸，但很快就胡乱地忙了起来，忙得俩人的呼吸也跟着越来越急促起来。

李貌最后站了起来，把她扑倒了。

俩人随后就像一堆夹生的篝火，在床上胡乱地燃烧起来，烧得噼噼啪啪的乱响，但很快就灭了。激动过后，竟然是谁都没有感到激动前以为得到的那一种滋味，那种滋味到底应该是哪一种滋味呢？当然是谁也不知道，心里只是觉得，那一定是很舒服很



舒服的一种感觉，一定是舒服得让人想了又想，而想了又想之后，肯定会给人一种永远是甜甜蜜蜜的味道，那味道就像是过年时做的糍粑，虽然打的时候打得很累很累，打得人满头都是大汗，但流完汗把糍粑吃在嘴里的时候，会让人感到甜甜的，让人刚刚过完了这个年，心里就又渴望着下一年来。可是，他们眼下得到的，却一点都不是那样的感觉。

他感觉到的是难受。

她感觉到的，也是难受。

那是因为疼！俩人都觉得好疼。你的疼，我的也疼。疼得像突然被火在那里不明不白地烫了一下，却又不是完全的像，反正那种疼的感觉，是身上别的地方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。

他匆匆地收了身子，躺到了一旁的床上。

她身子一缩，蜷在床上歇了一下，然后就下床去了。

他说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她就蹲在床前的地上。

她说：“有点难受。”

他说：“是疼，是吗？”

她说：“是。怎么这么疼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的也疼。”

她说：“我可能都走不了路了？”

他在床上便慌了起来，身子一翻，也下了床来。他要把她从地上扶起，她却让他别动。她说：

“我自己起来吧，我要是走不了路了，我就完了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他就更慌了。心里暗暗地就怪恨起了自己，好像犯了什么大错了。他难受地看着她，看着她的身子从地上慢慢地站起来，也不扶她，他也想看看她是不是还能站起来，看看她是不是还能走路，她要是真的走不了路了，他就恨死自己了。

她终于站了起来！

她的身子虽然站得不是太直，有点像个老太婆的样子，腿根



紧紧地往里夹着，像是在极力地要把那种疼给死死地掐住，不让那种疼跑出来，跑到她的腿上，或者跑到她身上的别的地方。过了好一会，她才动了动自己的左腿，让左腿往前移了移，她不敢移得太多，移多了大腿分开了，她又生怕里边的疼会跑出来似的。她移了一点点就停住了，然后再去移了移右腿，也只移了一点点，同时还用手去帮了帮。

“还能走吗？”

他在旁边比她还急。

她没有回话。她让左腿又移一移，跟着让右腿也移了移，慢慢地，就把身子拉直了。然后，她站在那里提心吊胆地感觉着，先是感觉着腿间的疼有没有跑出来，慢慢地，她发现她的两条腿还能动，显然，走路没有问题。

她放心了！

他跟着也放心了！

“回床上吧。我帮帮你，我帮你揉一揉。”

她慢慢地挪着身子回到了床上。她让他帮。帮与不帮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她还感觉着，他帮她而产生的感觉，好像比刚才的那种感觉好多了，也舒服多了，于是就怎么也想不通。

她说：“怎么这么疼呢？”

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她说：“是不是这种事都这么疼。”

刚说完又觉着不对。

她说：“要是都这么疼，人们为什么那么爱做呢？”

他想了想：“可能是我们做得不对。”

她说：“怎么不对？对是对了的，不对怎么会疼呢？”

他说：“这说的也是。”

她说：“你要是慢一点，可能不会疼吧？”

他说：“不知道。我们刚才慢一点就好了。”

她说：“还不都是因为你们。”



他说：“我怎么知道呢？我要是知道，我不会那么急的。下一次吧，下一次我慢一点。慢一点也许不会这样的。”

她说：“应该吧，慢一点应该不会这样的，要不人们不会做的。”

也许因为疼的缘故，后来他一路地送她回家，一直送到村头才停下，临分手时又问了一句：

“还疼吗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

李貌便再一次地安慰她：“下一次吧，下一次我一定慢慢地给你，我要让你觉得好好的。”这话他是附着她的耳边说的。她在他的嘴边点点头，轻轻地给他嗯了一声。她说：

“好的，下一次我们慢一点。”

完了他还吩咐她，让她以后晚上不要自己乱跑到学校去，他怕那样会出事的。她说没事的，再黑的路我也能走。李貌说不是的，我怕的是被别人发现了不好。别人要是发现了，知道你是到我那里就不好了。阿香一下就明白了，她说好的。李貌又说，我们俩的事，就我们俩知道，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一个人都不能告诉。阿香说好的。她说别人就是知道了我也不会承认的，你放心吧。我要是承认了，你就完了，这我知道的。我们这里以前有人出过这样的事。李貌的心突地就踢了他一下，好像被人在后心窝上狠狠地给了他一掌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你可记住了，只要不是在床上抓到，你就不能承认。”

“在床上抓到我也不承认，除非我们是光着身子的时候。”

“那你刚才说的谁，他们是光着身子被抓的吗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，他们只是坐在床上，衣服都还穿在身上呢。是那女的傻呗，她自己说出来的，她说他们以前有过。那女的真的好傻。我们这谁都说她是傻瓜。”



“那我们注意点吧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事实上，这种事情并不像人们在嘴上说的那样，说注意就可以注意得了的。欲望和灾难，就像一个人的两只脚，一只脚刚刚迈出，另一只便随后紧紧跟上。几天后，他们就出事了。

## 5

出事的这一天，他们先是做了一件傻事。

他们到山上去挖回了一棵树兜，种在了他的窗户后边。

这件傻事是阿香建议的。头一天放晚学的时候，她捧着班里的作业去交给李貌，放下作业后，她扑着桌子往窗外胡乱地看了看，这一看，她脑子里的窗外突然就出现了一棵树来。她觉得如果有一棵树在那里该多好呀，山风吹过来的时候，那小树就会一摇一摇的，就像是在对他说话。她于是对他说道：

“明天我在你的窗户后边种一棵树好吗？让你每天早上起来，你一打开窗户，你就看到它。你看到它了你就会想到我。”

他觉得这个想法不错。他说：“好呀！还有呢，还有晚上关窗的时候我也能看到它，然后我就可以一整晚一整晚地想着你。”

那种什么树呢？阿香最先想到的是松树。在阿香的脑子里，那时候的松树是形象最高大的一种树，多少的人生意义，都被课文和老师们拿松树来做比喻的。但李貌却不同意。他说不，不能种松树。在我的窗户后种了松树，我这屋子成了什么了？阿香不知道李貌想到了什么，她说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能种？李貌说你见过烈士陵园吗？烈士墓的后边种的都是松树。她不知道。村里没有烈士陵园。她真的不知道。李貌是读书的时候在城里看到的。阿香的脑子里马上就冷了下去。她说真的吗？李貌说当然是真的。阿香说那就不要种松树。那种什么呢？俩人的嘴里于是你一